

法报文章《苏在欧的军事力量,闪电战的继承者》

说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努力,西方在战略上必须清醒

【本刊讯】法《费加罗报》六月二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苏联在欧洲的军事力量,“闪电战”的继承者》,摘要如下:

今天,专家们普遍一致的意见是:苏联把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至十五用于防务,而不是象过去长期错误估计的用百分之六至八。中央情报局去年公布的报告提出在百分之十一至十三这样一个“范围”。北约组织的专家们采纳了最后这个数字。百分之十三,这几乎是美国百分比的两倍,为法国百分比的四倍。苏联经济在十月革命之后六十年仍然是一个战争经济。

如果人们注意观察苏联在欧洲舞台上的常规部队,就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十年内,坦克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大炮增加百分之五十、军队装甲运输车增加百分之七十、战术飞机增加百分之二十。今天,在华沙条约和大西洋联盟之间力量的不平衡,已是众所周知的:一方有二万三千辆坦克和一万一千架战斗机,另一方有一万一千辆坦克和六千八百架飞机。还应当补充一点:华沙条约部队的集中和大西洋联盟部队的分散在一些关键性战略地区造成了装甲部队可能是五比一的力量对比。

为什么在欧洲舞台上会有这种远远超过苏联及其卫星国的防务所需要的军事努力呢?似乎是有两个可取的解释——一个是政治上的,另一个纯粹是军事上的。两个解释都受一种意识形态的支配,虽然这种意识形态已失去了救世的吸引力,它却始终鼓舞着扩张主义。

只要苏联的经济是非竞争性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是没有任何光彩的、意识形态是“陈腐的”,那就只有军事力量是它的实力的主要基础,是保证它在世界上的影响的主要手段。苏联领导人知道这一点。对此,世界上任何紧张局势只能有利于苏联通过军事干涉或军事援助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莫斯科始终是处于“世界和平的危险之中”。至于纯粹军事上解释,它在于苏联的军事思想。就欧洲舞台而言,参谋部的理论广泛受到德国“闪电战”传统的启发。苏联组织、训练、装备和部署军队,目的在于创造苏联人所称的“打击效果”。速度、机动性和出其不意,是这个坚决进攻的理论的要点。十多年来,这一理论把重点放在欧洲可能发生冲突的纯常规阶段。这是显然旨在让西方人承担首先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责任的战略。苏联人拥有执行这种战略的手段。他们的大部分军事努力放在欧洲。部署在欧洲的三十一个师,据说是第一流的(就是说,人员和物资是满额的),而部署在中国边界的师则只有三分之一的师是这样。

在最近对苏联的部署进行的重大修改中,首先应当指出苏联精锐部队后勤工作的改善:“驻德苏联集团军”有二十个师(十个装甲师,十个摩托化师)。这些部队已在当地拥有近四十天的弹药和六十天的燃料。另外,有十六个工兵团及六个架桥和跨越河流的专门营最近也配备给了“驻德苏联集团军”。这些革新部分地减少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察觉进攻先兆的可能性,使苏联参谋部所确定的进军目标具有可靠性。

最近一些年的特点,是常规力量得到惊人的加强,并有一些质量相等的、有时高于与西方军队类似系统的武器系统服役。例如,驻德国的苏联集团军正在部署之中的T72型新坦克,装有一门自动装弹的一百二十二毫米口径大炮,一个激

光测距仪和一个射击数字计算机;BMP60装甲运输车有一门大炮,一挺机关枪和一个反坦克火箭筒,被认为是世界上运输部队的最好的装甲车辆;牵引大炮已被淘汰,而代之以自动推进炮,这种炮能随着坦克的前进而前进,并能大大加强这些坦克在西方反坦克步兵面前残存的可能性;能够对战场逐片逐片地进行饱和轰炸的著名的多管火箭发射筒,大量配给了驻德苏联集团军。这种武器使苏联理论中推崇的密集火力原则得以充分发挥效力。在“前线”的关键性地区,华约的大炮门数和大西洋联盟的大炮门数是八与一之比!

在空军方面,人们指出,苏联人所说的“前线空军”也发生了重大演变:一九六〇年底,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基地的苏联飞机还不大能在华约边界之外去冒险。诸如苏—17装配匠式、米格—23鞭挞者式,特别是苏—19猛冲式等新飞机的使用,彻底地改变了这一情况。对地攻击机的数目由一九六五年的六百架增加到一九七六年的一千七百架。当然,还应当加上逆火式洲际轰炸机。苏联人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把它说成是具有地区职能的飞机,它显然是能够对全部西欧领土完成常规使命或核使命的。

苏联空军的入侵能力从此向防空手段比较糟糕的大西洋联盟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

西方人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泰然地说:“俄国人数量,但是,我们有质量。”今天,俄国人也有了质量,而我们始终无数量。这是否就是说联盟各国觉得苏联人“有三米高”,因而就气馁了呢?这可能是最糟糕的态度。

面对苏联人强大的军事努力,西方人应当用他们自己的手段来应付,西方人必须既在战略方面表现出清醒和有想象力、又要在政治和预算方面表现出勇气、在工业方面表现出国际合作的精神。要不如此,即使没有发生武装冲突,苏联军事力量的阴影也将笼罩欧洲。

卡特谈美苏核会谈和人权等问题

说他对福特的政策作了一些基本的改变,但在达成核会谈协议方面并没有多前进几步;美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对核会谈所起的阻挠作用比所料到的要大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二十五日电】卡特总统昨天对于同苏联举行的核武器会谈发表了一篇悲观的讲话,他说,他对福特的政策作了一些基本的改变,但是“我们在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方面并没有多前进几步”。

卡特是在白宫对当地的新闻编辑谈话时说这番话的。

卡特说:“我们正在要求苏联和我们一起参加一项全面禁止试验核爆炸物的试验。”

“过去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过去也从来没有尝试过使印度洋非军事化。”

他说:“对于这些努力中的任何一项努力,我们都还没有取得成功,而且可能不会成功。我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卡特还说:

——他对中东问题的态度跟前国务卿基辛格不同之点是,基辛格谋求逐步取得进展,而我们的希望是,我们能够使参加中东谈判的各方毫不延迟地、而且希望在今年取得全面的

【时事社东京六月二十五日电】题:李副总理向小川大使表明对日本对华态度不满

北京二十五日电:驻华大使小川在离任前,于二十五日在人民大会堂拜会李先念副总理,作回国辞行。李先念副总理对小川大使作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四年多来负责日中之间的交涉表示慰劳,然后,他就当前的日中关系问题谈了大约一个小时,阐明了中国方面的见解。

李副总理首先回顾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所走过的路程,说:“最初两年,两国关系的发展是顺利的,但是以后却停滞、乃至后退了。”他坦率地流露出对三木内阁以后的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抱有不满意的情绪,特别是对福田首相,他谈到了福田首相在会见记者时说“因为繁忙而没有时间考虑日中关系问题”这一点,表示强烈不满,说:“不能不对这种态度抱怀疑。”

另外,李副总理还谈到了日韩大陆架协定。他说,尽管中国政府再三提出了严重抗议,但是,日本政府仍然造成了既成事实,而且还轻视这个问题,这是极其令人遗憾的,希望你们认真地对待。同时,李副总理还说:“日本政府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强调日中友好,而在不需要的时候,就损伤中国的感情,令人感到不愉快。”似乎不能否认,自从邦交正常化以后,随着田中—三木—福田这样的政权交替,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已经越来越不信任了。另外,李副总理还就日、中、美之间的关系说:“中国十分理解日本最重视日美关系这一点,但是如果轻视中国,那是不愉快的。”

对于李副总理的上述谈话,小川大使说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并且答应要把李副总理谈话的精神转达给政府。

程度上,我们在世界不同地区——比如象拉丁美洲——的友谊和忠诚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还对一些总编辑和新闻主任说,他的政府关于核扩散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又使一些国家采取某种敌对性行动”。卡特并没有指明这些国家,但是,因为他正谈论关于拉丁美洲的问题,可以有把握地假设,他主要指的是巴西,美国新政府一直强烈地批评巴西与西德达成的核协议。

【美联社华盛顿六月二十五日电】美国总统卡特说,苏联对人权运动作出了惊人的敌对反应,这对于限制核武器会谈所起的阻挠作用显然比他所料到的要大。

时事社自北京报道

《李副总理向小川表明对日本对华态度不满》

美 报 刊 · 登 哈 希 文 章

《勃列日涅夫对巴黎的访问未获成功》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二十四日刊登约瑟夫·哈希写的一篇评论，题为《勃列日涅夫对巴黎的访问未获成功》，摘要如下：

勃列日涅夫本周飞往巴黎对法国进行了三天访问。此行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宣传上都是不成功的。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试试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新头衔。由于他有这个头衔，德斯坦总统到机场去迎接了他。但是勃列日涅夫先生并没有由于有了这个头衔而在巴黎更受欢迎，不论在人民中还是在政府中都是如此。

恰好相反，巴黎的人民和政府似乎在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表明他们对苏近来的所作所为并不那么高兴这一点，看来是团结一致的。

在勃列日涅夫去访问前的星期六（六月十

八日）那天，右翼和左翼力量都举行了反苏示威。右翼分子选择了他们喜爱的示威场所爱丽舍田园大街。左翼分子在共和国广场举行示威时齐声高呼“勃列日涅夫滚出去”。

着重表明了目的在星期一，即勃列日涅夫去访问的第一天的上午，一列郊区火车在驶往巴黎途中有人要它停下，接着人们便向塔斯社分社和苏联航空公司办事处扔汽油瓶炸弹。

在这些事件中没有任何人受伤，但是达到了目的。法国右翼和左翼的舆论都并不渴望法苏两国之间建立任何“特殊关系”。法国共产党领导人马歇没有对这位有名无实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进行礼节性拜会一事是一个附带的注脚。对于德斯坦总统讲的一句话，即法国为大西洋联盟成员国是“当前法国没有哪

个政党谋求要修改”的政策，马歇先生也没有表示异议。

要求遭到拒绝。在正式会谈时，勃列日涅夫先生实际上曾要德斯坦先生和他一道批评美国卡特总统的所谓不当地干涉苏联内政的作法。但是法国总统却反其道而行之，同卡特先生一样强调维护人权的重要性，强调其他的人有权批评苏联人违反人权的作法。

因此，勃列日涅夫在巴黎的三天访问着重说明：法国并没有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保持中立，也肯定不是苏联在西欧心脏地区的一个特殊朋友。相反，法国如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已经很成熟，能够看清楚：苏联是一个独裁国家，它对待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激起各文明国家人民的愤慨。

因此，勃列日涅夫先生不得不毫无所获地返回莫斯科，他既没有听到聚集在他经过的马路两旁的法国人对他的欢呼声，也没有能说服法国政府扩大它与华盛顿之间的距离。相反，法

国现在的立场比自从一九六六年戴高乐把法国武装部队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属的军事组织中拉出来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于与华盛顿一致。

加强同北约合作。法国武装部队仍然处于他们自己的独立指挥之下。但是法国若干时候以来，一直在逐步加强同其它北约国家武装部队的自愿合作，虽然这种加强合作的行动是悄悄地采取的。当然勃列日涅夫先生希望要予以扭转的恰好是这个趋势。而这都是德斯坦先生坚决拒绝答应做的事。

事实上，他申明法国保留在法国境外使用其部队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法国保留在北约范围遭受到任何军事威胁时，它同北约部队合作行动的权利。

勃列日涅夫返回莫斯科时两手空空，没有任何访法成果可以炫耀，这种情景有一点儿悲怆。他现在正处于漫长的政治生涯的顶点。他刚刚获得苏联人民所能授与他的最高头衔和荣誉。显然，他原本是想在他的荣誉上加上在巴黎取得的外交胜利，而能够这么说，至少法国已经理解了苏联的立场。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二十五日电】卡特总统今天同他的三名高级顾问就对外政策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重点讨论了万斯国务卿最近访问巴黎和加勒比海的问题。

白宫新闻发言人雷克斯·格兰纳姆并没有详细说明这次举行的为时两个半小时的会议内容，但是他说，有把握作出如下设想：万斯告诉卡特关于他在巴黎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的情况。

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人有副总统蒙代尔和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

格兰纳姆说：“这是一系列每周一次的内容广泛的对外政策会议的第一次会议。”

万斯今天早些时候已从巴黎返回这里，在此以前他出席了二十四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举行的为期两天的部长级会议。

万斯在法国首都逗留期间与德斯坦举行了几次会谈。德斯坦向他谈了他对早些时候同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印象。

格兰纳姆说，讨论的另外一些问题是关于美洲国家组织，最近将在加勒比海小国格林纳达举行的会议。万斯在那里对拉丁美洲人谈了有关卡特进行的强有力的人权运动和他为改善西半球的人权状况所作出的努力。在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布朗和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今天上午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上，对外政策也列入了议程。

【南通社华盛顿六月二十五日电】卡特总统、副总统蒙代尔和国务卿万斯今天仔细地研究了美国苏联的关系以及这两个国家就各种国际问题和双边问题举行的会谈。

据在华盛顿的政界人士估计，尽管美苏两国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它们对消除误解、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谋求妥协和减轻人权运动和反人权运动带来的不良后果是感兴趣的。同一两个月以前的局面有所不同，美国官方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它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因为有人认为这些行动干涉苏联内政。

卡特同万斯、蒙代尔、布热津斯基讨论美对外政策

美报评述美摄制的宣传苏扩军备战的影片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六月二日刊登该报记者哈罗德·路根写的文章，标题是《强硬派的纪录片——影片拍的主要是苏联力量》，摘要如下：

在电影的银幕上，苏联的一架米格战斗机在早晨的阳光下起飞。这个画面渐渐消逝，之后映出了一枚俄国地对空导弹的发射情况。另有一些看上去很神秘的武器被装进一架等候起飞的飞机；镜头一转映出了停在跑道上的一排排俄国飞机的全景。

一个深沉的声音简要地报出了一些不详的统计数字：俄国多年来用在武器方面的经费一直是超过美国的。它的军费如果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来计算，是我国军费的三倍，如果以美元来计算则是我们的一倍半。

这个声音说：“如此迅速而紧张地实施的军备计划，是从希特勒

《和平与自由的代价》

在二次世界大战前武装德国以来没有过的。”

影片的主题思想是人们所熟悉的——是美国关于核军备辩论中争论的几大问题之一。它表明，共产党人在军事上比西方强大，他们正在迅速加强它们的优势，这种趋势正是使美国人感到不安的原因。

这部叫做《和平与自由的代价》的影片，已由美国国防部复制以便为美国军事人员放映，并且已在全国各地的电视台播放过三百多次。这部影片是由美国安全委员会教育基金会制作的。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大声疾呼地主张加强美国军事能力的集团。影片利用美国和北约军事指挥官的出场，利用两个对立阵营的武器数量的对比和利用一排排发射的导弹，说明西方由于采取消极态度和默然同意苏联的做法正在军备竞赛中遭到失败的情况。影片一开始

放映了前总统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一些镜头。过了一会儿，解说员说：“苏联人在一九六九年赶到了美国的前头，现在，在一些方面领先于我们，就象我们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领先于他们一样。”

国防部新闻官亨利·瓦伦蒂诺说，在福特政府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五角大楼为取得复制这部影片的权利花费了二万五千美元。

五角大楼新闻处资料室主任拉塞尔·瓦格纳说，军方将把这部影片“只在军内放映”。

瓦格纳说，放映这部影片是为了“确定方针时有依据，了解情况……影片反映的是别人的观点，而不是国防部的观点”。

影片所表现的有关军事需要的观点，不同于卡特总统和布朗国防部长所采纳的观点。

卡特和布朗赞成搞威慑力量的主张，根据

这种主张，打破核均势的不是武器的数量，而是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在遭受打击之后仍然能发动将会摧毁对方的反击的能力。

影片的论点是，俄国的战略和能力可能很快——如果说不是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的话——使得苏联人能首先发动攻击，承受住美国的反击，然后再次攻击，最后由于他们的社会有足够多的部分完整无损而成为“胜利者”。

影片的作者美国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费希尔说：“关于报复的想法完全过时了，谁都不认为我们会报复。”

他说：“一旦他们开火，这种主张就完全破产了。”他说，“如果真的拥有威慑力量，那么”在苏联对美国的导弹发射场进行第一次打击之后“实际上突然之间就会全力地应用威慑力量”，因为美国将面临这种抉择：要么根本不进行报复，要么攻击仍然有能力摧毁美国城市的苏联。

世界粮食理事会召开第三次部长级会议

【路透社马尼拉六月二十日电】美国今天宣布它准备参加一个对国家拥有的粮食储备实行国际控制的制度，但是它表明，它希望出口国和消费国都将承担一大笔费用。

这是美国农业部长鲍勃·伯格兰向世界粮食理事会的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宣布的。这第三次部长级会议是在下述这样的呼声中开始其五天会议的：要求赶快设立紧急粮食援助储备，帮助加速粮食生产，赶快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营养不良现象和饥饿的威胁。

消息灵通人士说，美国的信息（包括保证为这个理事会所谋求的紧急粮食储备提供十二万五千吨的粮食的无条件的义务）似乎既是针对日本和苏联这样的消费国的，也是对较贫穷的国家提出的保证。还不能马上弄清楚第三世界国家将作出如何反应。他们一直在谋求得到保证，保证在缺粮时期，储备将使高昂的价格降低，同时为它们自己的粮食产品谋求公平的价格。

说明它们的态度的迹象反映在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向这个三十六国的联合国机构作的主旨发言中。他要求这个理事会为使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有机会出口，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作出特别安排和建议发达国家“按照合理的价格”向发展中国家销售食品。

马科斯先生还反映了这样的总的主题，即必须设立大批的粮食储备，以帮助粮食奇缺的国家。会议以一种和谐的调子开始，以鼓掌方式一致选举菲律宾农业部长坦科为理事会的新主席。

坦科先生要求世界在还有机会的时候使它的政治意愿服从于保证粮食供应，因为现在还有剩余。此后，坦科告诉路透社记者说，这个理事会为了保证增加粮食生产和保证使最需要的人得到粮食，将集中研究就应该做些什么和由谁来做的问题提出建议。这个理事会今晚早些时候就一份关于应付饥饿的共同行动的四十二点计划草案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通过决议

向非洲武装斗争提供更多的物资支持
说武装斗争是解决津巴布韦的唯一选择，并敦促各国

【路透社利伯维尔六月二十五日电】据非洲统一组织会议上的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尼日利亚和加纳今天欢迎关于成立一支非洲部队以保护莫桑比克来对付罗得西亚侵略的主张。

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埃特基昨天建议代表们考虑成立这样一支部队，以便一旦任何成员国遭到攻击，便进行干预。

这位人士说，一些代表欢迎这个建议，尼日利亚和加纳代表属于这些代表之列。但是看来，没有人就这个问题向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今天上午在这里举行的会议提出正式建议。

消息灵通人士说，非洲外长们上午讨论了援助莫桑比克以抵抗罗得西亚越境进行的袭击问题，并在原则上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二十八日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

其他人士说，理事会仍在设法在联合国辩论中显示出一条非洲共同阵线。

莫桑比克外长希萨诺昨晚在全体会议上说，他的国家“将毫不犹豫地寻求一切必要帮助维护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屠杀平民。”

这被普遍解释为一种警告，即如果非洲不帮助莫桑比克，它可能把这个大陆以外的军队召来。莫桑比克今年较早时候同苏联签定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

【路透社利伯维尔六月二十五日电】非洲外长们今天同意向“解放津巴布韦（罗得西亚）”提供更多的物质支持。

非洲统一组织发言人彼得·奥努告诉记者，尽管一项呼吁提供这种支持的尼日利亚（提出的）决议没有特别提到军事援助，人们理所当然地可以认为“将会提供军事援助”。

奥努在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举行第二天

嗣后，我于七月十八日在中央委员会宣布，苏联人已经提前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离开埃及的决定。

在这项决定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阶段，或一条漫长的、宽广的、曲折的、布满荆棘的道路，从那时起，直至一九七七年一月，这一决定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关系。

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我的心情舒畅了，我感到一座沉重的山已从我心上下落下去了。就象任何一个不管太阳升起或落下，一直躲在一棵树的后面或下面的农民一样。我心中有一样东西没有睡觉，不知道黑夜与白昼，也不知道饥渴和劳累。这样东西就是有仇要报。我报了仇。此后，我有权休息，去亚历山大。从一九六七年直到发布这项决定，我都没有象每个崇拜真主的人那样到大海里去。我只在每个周末去一天，然后回到开罗。但是，在这个夏季，从一九七二年七月开始，我发现我必须休息，必须下海去。此前，我总感到海水不能把我托起来，因为我在胸前抱着一条海堤，现在，我在水上很轻，我的满腹心事减轻了。

我考虑问题的依据是，苏联人——根据他们的习惯——将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来分析这项决定的影响，虽然我事先知道俄国人人生性多疑，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我是在同美国人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发布这项决定的！

我对同我合作的人说：我们应该给苏联人一段足够的时间，让他们考虑这项决定及其影响，考虑以后的步骤。

八月，我想到我应主动找苏联人，给他们写一封亲笔信。我坐下来冥思苦想，回顾我同他们打交道的全部历史。我感到我是坐在历史的审判台前，我走上了审判台。

我拿起了笔。真主知道，我从来也没有尝过

美报
文章

《吉布提躲开苏联人》

《最新的非洲国家寻求阿拉伯的指导》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吉布提躲开苏联人》，副题是《最新的非洲国家寻求阿拉伯的指导》，摘要如下：

在吉布提（即法国在非洲的最后一块殖民地阿法尔和伊萨领地）在六月二十七日独立的时候，克里姆林宫是不会响起钟声的。

因为非殖民化进程中这个最后的行动肯定对莫斯科不利。

独立的吉布提共和国预期将成为阿拉伯联盟第二十个成员国。它将由一位具有温和见

解的老资格政治家哈桑·古莱德领导。哈桑·古莱德对共产党和苏联没有什么好感，但同保守的阿拉伯阵营，特别是同答应为这个新国家提供大量财政援助的沙特阿拉伯，却有频繁的联系。

在这个问题上，索马里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是极为重要的。过去，索马里曾对吉布提提出领土要求，理由是，伊萨人在种族上是索马里人。

但是现在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已经宣布支持今年三月在哈桑·古莱德和法国政府之间所达成的安排。他要

的秘密会议后说，“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

会议通过了尼日利亚提出的决议，决议敦促向武装斗争提供更多的物资支持。会议说武装斗争是“为解放津巴布韦而剩下来的唯一选择。”

奥努是非洲统一组织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他说今天历时五个半小时的会议已决定设立一个团结阵线来帮助莫桑比克。

奥努在被问到非洲统一组织对武装斗争承担义务是否意味着该组织将不支持英国—美国谋求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努力时说，人们对这一尝试没有异议，如果这一尝试能成功的话，“那也好。”但是他说，非洲统一组织“不愿再次被骗”，而且它深信“变色龙”的本色不会改变。

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同该领地的多数党实行合并，它是这样做了。

疏远苏联 这种情况大大地缓和了吉布提的革命骚动，但它不合苏联的口味。这很可能就是索马里政府和莫斯科之间由于苏联支持埃塞俄比亚马列主义政权而造成疏远的第一个实际结果。

如果必须在亚的斯亚贝巴和索马里之间决定选择一个伙伴的话，看来苏联人已经决定选择埃塞俄比亚了。

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埃塞俄比亚的幅员更大和它的重要性。莫斯科之所以发生亲埃塞俄比亚的情绪，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门格斯图上校政权的性质。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说，这个政权要比索马里的政权正统得多。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规模杀戮反对门格斯图政权的人也使这个政权陷于孤立，从而使它更加依附于苏联。

过去的情况是，苏联支持中东和非洲的民族主义政府，一到这些

政府认为反苏符合它们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它们又马上转而反苏。现在，莫斯科很可能厌倦于这种做法了。它可能正在设法建立一种更专注的友谊，以意识形态上的亲近作为一种标准。

苏联可以制服埃塞俄比亚的那种手段也可以用来约束门格斯图上校，如果他企图入侵吉布提的话。索马里人把这种可能性是看得十分严重的。他们宣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就开仗。

对埃塞俄比亚来说，这个红海港口是极其重要的，把亚的斯亚贝巴同吉布提联系起来的长达四百八十五英里的窄轨铁路转运着埃塞俄比亚对外贸易物资百分之七十。

哈桑·古莱德明白表示过，吉布提共和国将愿意同埃塞俄比亚重新谈判两国之间的安排。

埃塞俄比亚以相当不安的心情注视着这些行动。门格斯图也可能象西亚德·巴雷总统那样庄严地宣布支持吉布提的独立。但是他将在吉布提的阿法尔人中找到天然的盟友给新政府制造一些他可能希望出现的麻烦和事端。

消息。”

在莫斯科，出现了长时间的责难和埃及代表团方面的不断澄清。埃及代表团要求必须加速执行我们已经签订的合同。西德基重复了我说过的话：中东局势使仇者快，亲者痛，时间的流逝不利于我们，等等。

西德基此行没有成功。因为充满了痛苦和猜疑的气氛。虽然，双方一致同意我们同他们之间建立联系，苏联人并答应提出运送迟迟没有运给我们的几批货物的时间。

一切照常，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苏联人宣布欢迎艾哈迈德·伊斯梅尔上将去访问。当时，他已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是在一九七二年十月，我发现他的前任国防部长的危险活动后任命的。

这一年的二月，伊斯梅尔到莫斯科去了。

哈菲兹·伊斯梅尔到巴黎去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了。

在莫斯科，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向他们强调，驱逐苏联专家的决定并不是象苏联人臆想的那样，有任何可疑的背景。鉴于这一点，他们同他达成了一笔武器交易。在这笔交易中，有一些我们以前要的东西。我说“一些”我们要过的东西，是因为俄国人的习惯是不给“全部”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而经常是给一些。在很多时候，他们是在不合适的时刻，给我们送来一些我们没有要过、我们现在并不需要的东西。

但是，这次他们已同意运送一些类似他们一年前给叙利亚的那样的新武器。我曾估计，当俄国人肯定这项决定是埃及的决定时，他们就会在六、七个月里改变自己的态度。由此，他们的态度在八个月后改变了，也就是说与我对局势的估计差一个月。在同他们打交道的历史上，我要第一次——为了真理，为了历史——说，他们立即运送了这笔交易中的一部分东西！（四十一）

埃及《十月》周刊发表的萨达特回忆录

《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

那时尝到的滋味。我感到我是第一次拿起笔，不知道怎样在纸上写。我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想法。我发现半天也写不出一行字。我一直写了七个多小时，又全部撕掉了。我去睡觉了。

第二天，我又用了五个小时重写这封信。我把信送给他们了，但是我没有发表。我保存着这封信，等有机会再说。在这封信中，我亲笔把每件事情都放在恰如其分的地位，置于他们面前，置于人民和历史面前。在这封信中，我要求我们必须坐在一起，根据我们之间的条约进行讨论。

八月和九月过去了。十月，我从莫斯科获悉，阿萨德总统将来我们这里作一次秘密访问。阿萨德总统有一份这封信的副本。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正在一起协调我们的政策。

事实是，阿萨德总统根据自己的倡议访问了莫斯科，他同苏联领导人商定，由他们接待一个由总理率领的埃及代表团，以便讨论局势。特别是，他们已经清楚这一决定并不是在他们背上捅一刀，我们没有把他们出卖给美国人。我的这封信极其明确地阐明了发布这项决定的一切缘由。

阿萨德总统到开罗来了。我同意他提出的每件事情，同意埃及代表团于十月十六日启程。

在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我宣布西德基已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去莫斯科。我说，他肩负一项我希望取得成功的使命，“我从原则、同时从必要性出发，对这项使命给予全力支持。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出席你们的会议，那怕是一次秘密会议，向你们介绍详细情况和事态发展，希望届时我能告诉你们使你们放心和满意的

港报刊登日《读卖新闻》 《北京筹开重大会议》 特别采访组的中国见闻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六月二十一日刊登日本《读卖新闻》特别采访组成员野享司写的中国见闻，题目是《华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北京筹开重大会议》，摘要如下：

自去年十月中国粉碎“四人帮”的阴谋以来，已经八个月了。现有，北京已是初夏，建于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已经完工。我们在北京时，就听说华国锋体制新的人事安排即将列入政治日程。

毛泽东逝世以后领导中国的华国锋体制，今后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程序建立呢？“读卖特别采访组”就此点向中国当局率直地提出询问。

爽快地回答这些问题的，是在党内位居要职同时又是政府部长级的一位中国要人。他说：“为了整顿党组织和确立政治路线，有必要召开中央委员会，接着召开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年内还要

举行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这些会议都在分段筹备中。”他说此番话时，语调是明快的。

在最近的将来召开党代表大会——这一尚未公开宣布的具体日程，显示了建立华国锋体制的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完成阶段。未来的党代表大会将成为正式选出华主席和向国内外宣布第二代政权诞生的重要舞台。

在华国锋体制下的中国的党政领导人选，仍不超出各方推测的范围，但是“读卖记者团”这次在旅途中，通过报纸、电视等得到强烈印象的，是积极辅佐华主席的叶剑英副主席和李先念等“长征”时的一班元老干部精神饱满。

在北京接见我们的纪登奎副总理，代表中年层领导人的存在。完全可以预料，今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将由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和久经锻炼而有才能的中年干部一起组成，并由

他们出任主要的政府职位。

无论是召开党代会，还是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一项会议都须经过地方基层的选举为前提。各地已经为此作各种准备的姿态则已显露出来了。

这令人想起，目前在地方上长时期持续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革委会，实际上就是同巩固华国锋金字塔式体制的结构直接有关连的。

在这段期间，华主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

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等重要会议。为了打开停滞的经济和恢复松弛了的纪律而召开的大型专门会议，实际上已在一百余个部门召开了。它们的目的是在增加生产，提高人民生活。已经在推行中的政策都是踏踏实实的。

排除虚假的表象，重视实际的坚定的性格，将会在未来中国的政府首脑人事中反映出来。华主席新体制的面貌不久就将显示出来。

美国西雅图第一花旗银行总经理

贝里谈访华印象

【美联社华盛顿西雅图六月六日电】一个访问过中国的华盛顿州贸易代表团的领导人说，他们的东道主的开诚布公和坦率的态度给他们留下最深的印象。

西雅图第一花旗银行总经理兼西雅图商会会长贝里说，中国人上月同来访者谈话时的态度，比起两年前一个类似的贸易代表团对苏联进行访问时苏联人的

态度要“开诚布公得多”。

贝里还说，虽然中国人“对苏联和他们在军事上将干些什么似乎是非常关注的”，但是中国政府看来比俄国关心人民的福利。

贝里说，中国领导人自豪地谈到取得的进步，但也提到他们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并且“经常地”要求美国人提出批评。

港报文章《美国护士小姐的惊奇》

《“中国医药医疗器材展览”所见》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六月十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护士小姐的惊奇》，副题是《“中国医药医疗器材展览”所见》，转载如下：

东京正在举行一个医护专业人员会议，有六十名美国护士因为参加这个会议，路过香港，知道尖沙咀有一个中国医药医疗器材展览，便顺道看一下新中国的展览。

她们到了会场之后，大为吃惊。原来，她们在美国听人家讲，中国医药很落后，还是使用几千年前原始的治疗方法。但是，眼前的事实却使她们不敢相信：

激光手术刀犀利，激光的手术刀正在作示范表演，当“病人”要修补牙齿或进行骨科接驳手术时，激光刀一开动，“死光”一射，牙齿立即出现了一个又细

又直的洞，即使最锋利的刀和钻，也不可能这么快、这么准确地打开一个洞。骨头要镶螺丝接驳，需要在骨上钻出又细又直的小孔，激光手术刀也是保证外科医生刀法如神的工具，“死光”过处，骨头便出现了预需要的洞。

液氮手术器方便，摘除扁桃腺的手术，不容易止血，喉咙因为要吃东西，伤口消炎也比较难处理。今天，先进的技术已经不需使用金属外科刀，而且采用液氮冷冻手术器。这种手术器的原理是使病人需要摘除的器官部分在短于一秒之内死亡，尺寸范围分毫不差，又使病人毫无痛感，更不会流血。这叫无痛无血手术，病人张开喉部，手术器伸入准确部分，一按钮，闪电之间，液氮手术器立即使扁桃腺温度剧降至摄氏零下一百

【本刊讯】英《每日电讯报》六月二十四日刊登奈杰尔·韦德自北京发的一条电讯，标题是：《穆加贝赞扬中国的援助》，摘要如下：

穆加贝昨天在北京说，他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并没有通过接受中国援助，而对俄国今后的援助关上大门。

他说，决不让外国统治这个黑人民族主义运动。“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朋友当作我们的主子。”

穆加贝在昨天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同中国有自己的联系，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则同俄国有“单独的友谊”。他暗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没有能够同莫斯科“交朋友”，但是如果被邀请，将考虑去那里。恩科莫最近访问了俄国。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之间仍然存在“分歧”，但是分歧在缩小，津巴布韦爱国阵线正在把它的军队集合起来发动一场紧张的游击战。

穆加贝目前正在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军事书记通戈加拉和“津巴布韦友好代表团”团员一起访问北京。

他证实，爱国阵线在受到“中国的积极支持”。中国援助正通过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提供，但是穆加贝拒绝谈援助的数量和援助的类型。

观察家们认为，通过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非统组织向爱国阵线提供援助标志着中国为了制止俄国在非洲的影响而作出的努力的新阶段。

【法新社香港六月二十五日电】中国似乎坚定地使自己同争夺罗得西亚政权的黑人派别之一站在一起。穆加贝几乎是一抵达，就对苏联发起了尖刻的抨击，他声称，苏联想在罗得西亚建立一个“傀儡”政权。

这里的观察家们说，中国领导人给予穆加贝隆重的接待，是在下赌注，认为他将成为独立的津巴布韦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在争夺在非洲的影响的斗争中，他和他的政府将倾向中国人，而不是俄国人。

栓塞的仪器，用半导体冷冻法可以干脆利落地剥除白内障的仪器……令美国护士小姐出乎意料之外，她们从未听说中国可以生产这些现代化仪器。

她们问工作人员：“真想想不到，这么现代化的东西中国能造出来。中国能生产制造医疗器械的高级钢铁材料和电子元件吗？”工作人员说：“能够。”护士又问：“那是不是外国科学家替你们造的。”

工作人员告诉她们：“这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造出来的，全部均是国产元件。当然，中国和外国有科技交流，向外国先进东西学习，但这是每个国家都需要的。”

美国护士小姐连连点头，说：“我们要打电报通知东京的同行，让她们也来看一看。”

美国护士小姐的惊讶，说明了中国的不断进步。在那里会看到中国前进的景象，而那里仅是新中国许许多多成就中的一个侧面。

法新社报道蒋帮对万斯将访华的反应

【法新社台北六月二十四日电】中国国民党人今天对美国官方宣布万斯国务卿将于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六日访问北京一事的反应是平静的。

当地的一家报纸说，这一宣布必然使台湾有理由感到不安，但不是感到紧张或苦恼。这家报纸说，万斯先生去北京不是为了去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上午说，政府对美国与中共政权的任何交往这一立场没有改变。

发言人强调说，政府决不同中共政权谈判，这就拒绝了美国新任驻日大使迈克·曼斯菲尔德前不久提出的一项建议，他建议双方坐下来讨论问题。

前国民党驻希腊大使杭立武说，万斯国务卿计划于八月对中国大陆的访问，目的是为了对中共有更好的了解，以利于美国制订对该政权的政策。

然而，他提醒说，万斯先生应当对北京的任何承诺或对安全的保证有所提防，因为这可能是中共设的圈套。

中文报纸《中国时报》说，美苏之间的缓和、中东局势、南部非洲的争端、欧安会、美国从南朝鲜撤军以及越南的意图这些问题是双方大概会讨论的更为迫切得多的问题。

【中央社台北六月二十四日电】题：政府重申坚定立场不与中共进行谈判

外交部代发言人金树基今天说：中华民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与中共接触或进行谈判。

美国新任驻日大使曼斯菲尔德，最近主张台北与北平直接谈判，解决台湾问题。

金树基今天上午在行政院新闻局举行的外交军事例行记者会中，答复记者询问时说：中华民国政府曾一再声明，绝不与中共接触或进行谈判，此一坚定立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改变。

港报刊登日《读卖新闻》 《北京筹开重大会议》 特别采访组的中国见闻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六月二十一日刊登日本《读卖新闻》特别采访组成员野享司写的中国见闻，题目是《华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北京筹开重大会议》，摘要如下：

自去年十月中国粉碎“四人帮”的阴谋以来，已经八个月了。现有，北京已是初夏，建于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已经完工。我们在北京时，就听说华国锋体制新的人事安排即将列入政治日程。

毛泽东逝世以后领导中国的华国锋体制，今后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程序建立呢？“读卖特别采访组”就此点向中国当局率直地提出询问。

爽快地回答这些问题的，是在党内位居要职同时又是政府部长级的一位中国要人。他说：“为了整顿党组织和确立政治路线，有必要召开中央委员会，接着召开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年内还要

举行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这些会议都在分段筹备中。”他说此番话时，语调是明快的。

在最近的将来召开党代表大会——这一尚未公开宣布的具体日程，显示了建立华国锋体制的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完成阶段。未来的党代表大会将成为正式选出华主席和向国内外宣布第二代政权诞生的重要舞台。

在华国锋体制下的中国的党政领导人选，仍不超出各方推测的范围，但是“读卖记者团”这次在旅途中，通过报纸、电视等得到强烈印象的，是积极辅佐华主席的叶剑英副主席和李先念等“长征”时的一班元老干部精神饱满。

在北京接见我们的纪登奎副总理，代表中年层领导人的存在。完全可以预料，今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将由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和久经锻炼而有才能的中年干部一起组成，并由

他们出任主要的政府职位。

无论是召开党代会，还是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一项会议都须经过地方基层的选举为前提。各地已经为此作各种准备的姿态则已显露出来了。

这令人想起，目前在地方上长时期持续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革委会，实际上就是同巩固华国锋金字塔式体制的结构直接有关连的。

在这段期间，华主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

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等重要会议。为了打开停滞的经济和恢复松弛了的纪律而召开的大型专门会议，实际上已在一百余个部门召开了。它们的目的是在增加生产，提高人民生活。已经在推行中的政策都是踏踏实实的。

排除虚假的表象，重视实际的坚定的性格，将会在未来中国的政府首脑人事中反映出来。华主席新体制的面貌不久就将显示出来。

美国西雅图第一花旗银行总经理

贝里谈访华印象

【美联社华盛顿西雅图六月六日电】一个访问过中国的华盛顿州贸易代表团的领导人说，他们的东道主的开诚布公和坦率的态度给他们留下最深的印象。

西雅图第一花旗银行总经理兼西雅图商会会长贝里说，中国人上月同来访者谈话时的态度，比起两年前一个类似的贸易代表团对苏联进行访问时苏联人的

态度要“开诚布公得多”。

贝里还说，虽然中国人“对苏联和他们在军事上将干些什么似乎是非常关注的”，但是中国政府看来比俄国关心人民的福利。

贝里说，中国领导人自豪地谈到取得的进步，但也提到他们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并且“经常地”要求美国人提出批评。

港报文章《美国护士小姐的惊奇》

《“中国医药医疗器材展览”所见》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六月十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护士小姐的惊奇》，副题是《“中国医药医疗器材展览”所见》，转载如下：

东京正在举行一个医护专业人员会议，有六十名美国护士因为参加这个会议，路过香港，知道尖沙咀有一个中国医药医疗器材展览，便顺道看一下新中国的展览。

她们到了会场之后，大为吃惊。原来，她们在美国听人家讲，中国医药很落后，还是使用几千年前原始的治疗方法。但是，眼前的事实却使她们不敢相信：

激光手术刀犀利，激光的手术刀正在作示范表演，当“病人”要修补牙齿或进行骨科接驳手术时，激光刀一开动，“死光”一射，牙齿立即出现了一个又细

又直的洞，即使最锋利的刀和钻，也不可能这么快、这么准确地打开一个洞。骨头要镶螺丝接驳，需要在骨上钻出又细又直的小孔，激光手术刀也是保证外科医生刀法如神的工具，“死光”过处，骨头便出现了预期间需要的洞。

液氮手术器方便，摘除扁桃腺的手术，不容易止血，喉咙因为要吃东西，伤口消炎也比较难处理。今天，先进的技术已经不需使用金属外科刀，而且采用液氮冷冻手术器。这种手术器的原理是使病人需要摘除的器官部分在短于一秒之内死亡，尺寸范围分毫不差，又使病人毫无痛感，更不会流血。这叫无痛无血手术，病人张开喉部，手术器伸入准确部分，一按钮，闪电之间，液氮手术器立即使扁桃腺温度剧降至摄氏零下一百

【本刊讯】英《每日电讯报》六月二十四日刊登奈杰尔·韦德自北京发的一条电讯，标题是：《穆加贝赞扬中国的援助》，摘要如下：

穆加贝昨天在北京说，他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并没有通过接受中国援助，而对俄国今后的援助关上大门。

他说，决不让外国统治这个黑人民族主义运动。“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朋友当作我们的主子。”

穆加贝在昨天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同中国有自己的联系，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则同俄国有“单独的友谊”。他暗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没有能够同莫斯科“交朋友”，但是如果被邀请，将考虑去那里。恩科莫最近访问了俄国。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之间仍然存在“分歧”，但是分歧在缩小，津巴布韦爱国阵线正在把它的军队集合起来发动一场紧张的游击战。

穆加贝目前正在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军事书记通戈加拉和“津巴布韦友好代表团”团员一起访问北京。

他证实，爱国阵线在受到“中国的积极支持”。中国援助正通过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提供，但是穆加贝拒绝谈援助的数量和援助的类型。

观察家们认为，通过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非统组织向爱国阵线提供援助标志着中国为了制止俄国在非洲的影响而作出的努力的新阶段。

【法新社香港六月二十五日电】中国似乎坚定地使自己同争夺罗得西亚政权的黑人派别之一站在一起。穆加贝几乎是一抵达，就对苏联发起了尖刻的抨击，他声称，苏联想在罗得西亚建立一个“傀儡”政权。

这里的观察家们说，中国领导人给予穆加贝隆重的接待，是在下赌注，认为他将成为独立的津巴布韦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在争夺在非洲的影响的斗争中，他和他的政府将倾向中国人，而不是俄国人。

栓塞的仪器，用半导体冷冻法可以干脆利落地剥除白内障的仪器……令美国护士小姐出乎意料之外，她们从未听说中国可以生产这些现代化仪器。

她们问工作人员：“真想想不到，这么现代化的东西中国能造出来。中国能生产制造医疗器械的高级钢铁材料和电子元件吗？”工作人员说：“能够。”护士又问：“那是不是外国科学家替你们造的。”

工作人员告诉她们：“这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造出来的，全部均是国产元件。当然，中国和外国有科技交流，向外国先进东西学习，但这是每个国家都需要的。”

美国护士小姐连连点头，说：“我们要打电报通知东京的同行，让她们也来看一看。”

美国护士小姐的惊讶，说明了中国的不断进步。在那里会看到中国前进的景象，而那里仅是新中国许许多多成就中的一个侧面。

法新社报道蒋帮对万斯将访华的反应

【法新社台北六月二十四日电】中国国民党人今天对美国官方宣布万斯国务卿将于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六日访问北京一事的反应是平静的。

当地的一家报纸说，这一宣布必然使台湾有理由感到不安，但不是感到紧张或苦恼。这家报纸说，万斯先生去北京不是为了去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上午说，政府对美国与中共政权的任何交往这一立场没有改变。

发言人强调说，政府决不同中共政权谈判，这就拒绝了美国新任驻日大使迈克·曼斯菲尔德前不久提出的一项建议，他建议双方坐下来讨论问题。

前国民党驻希腊大使杭立武说，万斯国务卿计划于八月对中国大陆的访问，目的是为了对中共有更好的了解，以利于美国制订对该政权的政策。

然而，他提醒说，万斯先生应当对北京的任何承诺或对安全的保证有所提防，因为这可能是中共设的圈套。

中文报纸《中国时报》说，美苏之间的缓和、中东局势、南部非洲的争端、欧安会、美国从南朝鲜撤军以及越南的意图这些问题是双方大概会讨论的更为迫切得多的问题。

【中央社台北六月二十四日电】题：政府重申坚定立场不与中共进行谈判

外交部代发言人金树基今天说：中华民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与中共接触或进行谈判。

美国新任驻日大使曼斯菲尔德，最近主张台北与北平直接谈判，解决台湾问题。

金树基今天上午在行政院新闻局举行的外交军事例行记者会中，答复记者询问时说：中华民国政府曾一再声明，绝不与中共接触或进行谈判，此一坚定立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改变。